

援助与发展：非洲人何要有梦想并走出去

〔肯尼亚〕詹姆斯·史夸提

内容提要：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导致外部大国卷入到非洲大陆事务之中。中国进入非洲重塑了人们对非洲的传统认知。非洲大陆之前“黑暗”、“没有希望”的标签也变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助推器。非洲发展的困境在于其历史模式，非洲没有掌握改变它与全球其他伙伴的关系并维护本大陆核心利益的方法。由于过度依赖外部援助，非洲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并陷入了一个“解决方案”来自外部而不是来自非洲内部的怪圈之中。为了打破这种状态，至关重要的是重塑国际体系，让非洲人拥有“非洲梦”，鼓励非洲“走出去”并参与到全球事务之中。

关键词：援助 非洲机构 非洲梦 重塑全球机构 走出去战略

一、非洲的相关背景

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外部大国参与非洲大陆事务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因。非洲与世界的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出口原材料方面。在前殖民地时期，非洲经历了奴隶贸易，1200万非洲人被迫远离大陆，被贩卖为奴隶。在殖民时代，非洲遭受了西方大国肆意的土地掠夺、强行矿产出口、珍贵艺术品的损失等。¹

从20世纪50年代利比亚和加纳的独立开始，非洲国家摆脱了欧洲殖民列强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到1994年，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多数

〔肯尼亚〕詹姆斯·史夸提（James Shikwati）“地区间经济网络”（Inter Region Economic Network, IREN）创始主任、《非洲执行官》（*The African Executive Magazine*）杂志的出版商。

1 P. Bond, *Looting Africa: The Economies of Exploitation*,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2006.

人的统治。独立之初，非洲国家效仿了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商业、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落后，教育水平低，文盲率高，经济发展机会少和社会不公正。

中国（一个主要的全球伙伴）的进入已经重塑了人们对非洲的传统认知。先前非洲被西方世界描述成“黑暗的大陆”，¹ 在2000年5月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没有希望的大陆”，而现在这种说法已经颠倒过来。正如2012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所言，人们有“亿万个理由对非洲充满信心”，非洲大陆已经不是绝望的象征，而是一个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公认的推动力。²

从地理上来说，非洲有54个独立的主权国家；48个在非洲大陆上，6个岛国，整个非洲大陆约有10亿人口。很难描述非洲大陆的特点，它可以为那些不管怀有什么目的来定义它的人呈现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象。

二、援助架构

援助（一种既有资金的和非资金的帮助方式）是以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的分配。有可能是政府间的转移方式（双边的）；也可能是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机构的转移（多边的）；还可以是灾难时期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慈善机构、基金会、宗教团体的私人捐款。援助通过政府或者非政府的途径进行，也可以通过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进行。

捐助国通过发展援助的结构和机构来看待援助架构。³ 对援助结构和机构的关注经常会使经济和政策分析师偏离主题去讨论援助的效率问题。非洲对援助的叙述不应该仅仅关注援助的影响方面（这可能只是短期的、在电视机前可见的）。这种叙述也应该通过推动援助本身的目标这一基础来评估援助构架。

全球发展援助 构架建立在错误的假 设上。

全球发展援助构架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这种假设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其他国家则永远是被动地等着别人提供解决方案。这种认识掩盖了一个事实，即由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及其同盟国主导的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捐助国自身的利益，从市场准入、担心由于政治、经济和气候变化导致非洲移民的泛滥，到广义的安全担忧、恐怖主义、疾病，再到获得和控制非洲大陆巨大自然资源以及地缘政治博弈。

这种“方案提供者与方案接受者”的假设早已在1885年柏林会议上有关对

1 R. Webster, *The Illustrated at the Fireside*, South Africa, New Africa Books, 2012, p. 14.

2 “Brown Says Global Economy Reliant upon Growth in Africa,” <http://www.bbc.co.uk/news/uk-10750077>, 2015-03-31.

3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Aid Architecture,” <http://www.aideffectiveness.org/Current-debates-Reforming-the-international-aid-architecture.html>, 2015-03-31.

非洲安排的决议中被欧洲大国精心设计好了。在1885年《柏林条约》的第五条款中写道：以全能的上帝的名义，所有的大国在所占领地上享有主权并具有影响力，负责对土著种族进行保护并改善其道德和物质生活条件。¹ 直至今天，发展援助仍被当作固化有关非洲人观念的工具，这种观念认为，非洲人自己不能积极应对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同时，发展援助也被用来推动西方在非洲的利益。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冷战结束后不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援助与受援国接受《结构调整方案》相挂钩。²

援助构架维持着“提供方案”的方式，相应地，这也使非洲受援国处于“失语状态”。雅克·德佩尔欣博士（Dr. Jacques Depelchin）³ 认为，非洲故事依然是失语模式的，因为压迫体系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从未有所改变。⁴ 这种体系源于他们将非洲人看作是需要被殖民的野蛮人，需要被发展的穷人。他指出，西方世界患有“发现综合症”。受这种综合症的影响，西方国家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来看待问题，并否定其他的世界观。

雅克·德佩尔欣进一步讨论了西方人的“废奴综合症”。他观察到，西方人给当地带来了问题，然后他们将自己定位为问题解决者或者是解放者。举例来说，历史上是西方人奴役了非洲人，这是明白无误的。之后，这些西方人却将他们自己定位为废奴主义者和人权倡议者。这就产生了错误的印象——非洲人从来没有努力去抵抗过奴隶制度。西方人通过他们的国际机构设置掠夺了非洲大陆并继续使非洲处于贫穷之中，然后将自己定位为反贫困的倡议者（给出一种非洲人永远坐着不动等着被“发展”的印象）。

在非洲问题上，西方的外国援助叙述不过是建立在“发现和废奴”综合症之上。这两种综合症来自他们的贫困恶性循环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停滞与贫困具有自我延续性，即穷人和穷国陷于贫困之中，不具有足够的积蓄来逃离这种贫困陷阱。⁵ 持这种观念的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他们将穷人与动物的处境相比

1 “General Act of the Berlin Conference on West Africa, 26 February 1885,” <http://africanhistory.about.com/od/eracolonialism/l/bl-BerlinAct1885.htm>, 2015-03-31. More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A.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8, p. 84.

2 N.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 203; 内奥米的整部著作描述了西方资本如何在贫穷国家运用援助和强力的策略来促进其自身利益。还可参见 W.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p. 65.

3 雅克·德佩尔欣博士（1942—）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学者，享誉国际的非洲历史学家、和平活动家。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刚果人。他曾先后在金沙萨和英国、意大利及美国知名高校学习，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旧金山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锡拉丘兹大学，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的若干所大学教授非洲历史及相关课程。——编者注

4 J. Depelchin, *Silences in African History: Between Syndromes of Discovery and Abolition*, Mkuki Nyota, Dares Salaam, 2004.

5 J. A. Dorn, S. H. Hanke and A. A. Walters ed., *The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98.

较，认为穷人不能够通过个人努力从贫困走向富有。结果是，捐助国设计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府治理体系，剥夺了非洲人民选择适用于自己本土的体系的机会。因此，现存的发展援助架构根本不能带来发展，因为它否定非洲人民发挥自身聪明才智来转变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困境的机会。

发展援助和马尔萨斯主义时代

由于被强加了外部解决方案，非洲陷入了马尔萨斯主义时代，即科技进步使得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降到了仅够维持生存的境况。¹ 在《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² 生动地描述了马尔萨斯主义经济的情况。马尔萨斯主义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具有决定动物和人类的生存条件的相同因素。它是一种有着有限的技术进步的经济，其结果就是人口本身成为了一种威胁。发达国家是通过由人的创造性推动的科技进步得到了今日的地位。

方案提供者的方式剥夺了非洲自己制定出应对各种挑战的发展战略的能力。金钱捐助与外部强加战略与为困在笼子里的动物提供药物、食物和安全的做法是类似的。如果出于某些原因，供应者不能提供这些“产品”，习惯了那种生存方式的动物就会死亡。如果供应者不能控制好被驯化的动物的数量，就可能面临着动物们四处乱窜冲撞围栏的威胁。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捐助国）投入巨款来限制发给非洲人的签证，因为它们担心这些“动物”（他们所说的非洲人）会冲出围栏。

为了资助方案提供者的活动，从1960年开始，发达国家已经给贫穷国家捐助了3.2万亿美元。³ 在这一时期，非洲国家从中获得了约1万亿美元。⁴ 从全球来看，2008年的援助数额大约有2000亿美元，其中1200亿美元来自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22个富裕成员国，650亿美元来自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宗教团体和企业，150亿美元来自各国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家的双边政府援助。⁵ 这些数字并没有表明这样的事实，这些捐款用来向非洲强加外部制定的体系和战略，而不是用来使非洲发展出自己的“软件”以引导它自身的繁荣。

1 C. Gregory,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

2 格里高利·克拉克（1957— ），英国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编者注

3 Wolfgang F. and Homi Kharas. ed., *Delivering Aid Differently: Lessons from the fie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p. 1.

4 Dambisa M.,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xviii.

5 F. Wolfgang and Kharas Homi ed., *Delivering Aid Differently: Lessons from the field*, p. 6.

以下的几个例子论证了非洲是怎样陷于马尔萨斯主义时代的。

非洲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陆，既吸引着发达国家又吸引着新兴国家。非洲的自然财富引发了东方和西方掠夺其资源的浪潮。尽管如此，传统的发展数据还是将非洲大陆描述成了贫穷的大陆。这不过是为了使外国援助正当化。

援助不仅使非洲人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了自信，而且由于他们在官僚活动中浪费了时间而没能抓住现有的大量机会。弗雷德里克·艾里克森（Fredrik Erixon）给出了一个肯尼亚部长的例子，他将75%的时间用来和捐助国协商。2001年坦桑尼亚政府要给捐助者提供2400份报告。¹

外国援助宣传了这样一种态度，即问题解决方案一定要由外部势力提供。这也培育了一种依赖他人援助的文化。因此，非洲儿童就出生在一种人为的依附圈子之中。

非洲有着令人困惑的政治环境。捐助者（主要是西方国家）既资助政府又资助民间组织，这种方式使得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对民间组织的直接资助削弱了政府的权威，而对政府的支持也削弱了公民精神。同时，对政府进行直接资助导致了政治上的任人唯亲、腐败以及各种族为“分一杯羹”而争夺。

援助行为就像恶意病毒软件。计算机专家讨论病毒软件，这种软件在未获得机主同意的情况下侵入他们的电脑。外国援助就像病毒软件一样，侵害一个国家的运行系统，这体现在人们关于发展问题的认识、食品安全、政府治理、腐败和非法金钱外流方面。

食品援助改变了受援国的饮食习惯。长期来看，这使受援国面临着外来食物的短缺问题，出现饥荒。这也迫使受援国人民依赖“新的外来品”或者进口食物。并且在促进食品安全的掩盖下导致了土地侵占问题的激增（估计有2500万公顷的农场被强占）。²

非洲的腐败问题也被片面地塑造了，好像非洲人从基因上就很腐败似的。很少有人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资金存放在捐助国家的银行里。更有甚者，一些外国政府和企业非洲大陆进行秘密交易。一个案例表明，2000年，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为赢得维旺迪—肯赛尔（Vivendi Kencell）的第二个全球移动通信系统许可证，用2000万美元贿赂了肯尼亚的政府官员。³ 根据全球金融诚信报告，非洲

1 “Eating liberally: Can a Free Market Solve Africa’s Food Problems?” October 5th, 2008, www.foodpolitics.com/2008/10/eating-liberally-can-a-free-market-economy-solve-africas-food-problems/, 2015-04-01.

2 “Africa: ‘Land Grab’ Threatens Food Security,” http://www.newsfromafrica.org/newsfromafrica/articles/art_12021.html, 2015-03-31.

3 “Kenyans at Center of US Probe in Sh. 1.5 Billion Bribes,” <http://www.nation.co.ke/News/Kenyans%20at%20centre%20of%20US%20probe%20into%20Sh1bn%20bribes%20%20/-/1056/1081354/-/ksst90z/-/index.html>, 2015-03-31.

在1970年至2008年总共大约损失了1.8万亿美元。¹ 将这个数字与之前提到的从1960年至今流入的1万亿美元的援助相比，整个援助概念就变成了一个虚伪的东西，只是用来哄骗非洲人，以表明有热心人来“帮助”他们发展。

亚非国家一定要重新定义援助范式

考虑到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用来维护捐助国的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援助”一词纯属用词不当。随着亚洲国家加入到捐助者队伍中来，让它们清楚传统

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有人能帮助它们摆脱贫困，而不是别人的施舍和救济。

形式下的援助架构对非洲十分不公平这一点具有指导意义。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有人能帮助它们摆脱贫困，而不是别人的施舍和救济。对亚洲国家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在本国国家利益、重新调整那种使多数国家处于贫困状态的国际体系与受援国“真正的”国家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协助非洲重塑现有的阻碍非洲发展的全球体系。中国可以发挥它作为新兴大国的影响力来推动全球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使资金流向非洲，而不是不停地教训非洲人。这样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非洲非常需要那种可以协助它重新恢复信心并为全球经济秩序作出有益贡献的朋友。非洲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展！

三、为什么非洲需要重塑全球秩序？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相关的国际机构试图促使非洲采取市场经济政策，这样做本身就违背了植根于市场体系的自由选择精神。非洲国家必须能够自由选择怎样明智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建立自身的市场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下的现存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是扭曲的，限制着非洲有效地进入全球市场的能力。

在世界银行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目标之下，非洲国家必须要重新评估它们自己的经济战略，建立一个由非洲国家内部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推动的市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现有的国际机制框架强加给非洲，迫使非洲在“有限制的自由”之下发展市场经济。²

雅克·德佩尔欣指出，当涉及非洲时，现在世界银行履行的职能与当年殖民政府的职能别无二致。³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根据大股东的指令来

1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from Africa: Hidden Resource for Development,” http://www.gfintegrity.org/storage/gfip/documents/reports/gfi_aficareport_web.pdf, 2015-03-31.

2 N.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p. 203.

3 J. Depelchin, *Silences in African History: Between Syndromes of Discovery and Abolition*, p. 133.

行事的。在现有的条件下，两个机构都不对非洲人民负责。它们（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是否对它们的出资国家，诸如美国、法国和英国以及其他对其进行资助的国家负责也是有争议的。从这两个机构的运转规则来看，它们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公正、公开的市场体系让人怀疑。世界银行在发展领域的运作，就像是一党独裁，除了对自己外不对任何人负责。¹

采用“金本位制”，重塑全球体系

非洲必须采用“金本位制”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这种标准可能适用于一些得到国际市场认可的矿产交易。金本位制是一种货币标准的形式，在这一标准之下，具有同等价值的单位货币可以按一定数量的黄金进行兑换。² 这种标准可以确保长期的价格稳定。作为一种全国货币标准，它管理着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及其供需状况。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标准，它确保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³ 米歇尔·大卫·博尔德（Michael David Bordo）在《货币危机》一书中写道，在严格的兑换标准之下，不需要中央银行的存在了，所必需的是一些政府权威部门通过允许自由买卖黄金来保持国内固定的黄金价格。⁴

通过市场需求来对现有矿产财富进行集中评估，有助于评定非洲的货币价值。在“金本位制”下，非洲国家根据国内、国际市场上对其自然资源的需求来确定它们的货币价值，这样可以推动全球秩序的调整。

近来，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建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开启了非洲的新“软件”。演变中的世界秩序很可能见证“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间的激烈竞争。主张市场经济、知识产权和法治的“华盛顿共识”在主张国家经济管控和自决的“北京共识”之下，在非洲将无市场。

非洲有必要为重塑全球体系做好准备。传统的国际金融体系对非洲具有歧视性，它们根本就不资助非洲进行大陆内部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过度依赖美元作为国家外汇储备，非洲经济会因美元价值的波动面临着外部干涉的风险。全球议程在设置上就具有抑制其他的市场力量，支持全球性大国的倾向。放眼未来，非洲人一定要做好“软件”准备，以应对全球体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变迁。

1 J. Depelchin, *Silences in African History: Between Syndromes of Discovery and Abolition*, p. 137.

2 “Definition of ‘Gold Standard’”, www.freedExceptionary/gold+standard, 2015-04-01.

3 B.N. Siegel ed., *Money in Crisis: The Federal Reserve, the Economy and Monetary Reform*, Pacific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California, 1984, p. 200.

4 Ibid., p. 206; 米歇尔·大卫·博尔德持有加拿大、美国双重国籍，是美国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杰出经济学教授，著名货币和财政经济学家。——编者注

四、非洲应该建立自己的机构

非洲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如何在缺乏公信力机构的国家中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巨大挑战。非洲大陆陷入了“组织”和“机构”的困境之中。约翰·鲍尔逊(John P. Powelson)指出,“殖民大国没有理解的是,土地登记局、法院、中央银行和议会都是‘组织’,而不是‘机构’。机构是不能由外部势力强加的”。¹

在柯武刚(Wolfgang Kasper)看来,组织是有目的导向的,是多种可延续的资源的复合体,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复合体是在等级制的领导体制下进行协调的。² 非洲的情况是,这些组织是在殖民大国和国家精英模仿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下强行设立的。³

这些组织的形成(政府系统)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非洲的现存机构框架是服务于政治精英和外国利益的。举例来说,在1991年、1997年和2007年肯尼亚的土地纠纷问题中,种族团体暴力地使用大砍刀就清楚表明:民众并不认可立法和司法机构可作为公正的仲裁者。

如果投资者想要向政府购买土地,那么将会面对着另一个所有者——社区(其合法性在于,它在殖民大国给非洲国家进行了那些制度设计之前就早已存在了)。传统上,非洲人的个性和身份认同往往依赖于一个人的族群社区。然而,鉴于我们面对着一个被殖民大国进行了殖民和再创造的“新非洲”,我们必须着手建立一个可以使非洲人作为全球事务参与者的新机构框架。应该鼓励族群社区参与新非洲的对话,并共同提出一个大家均可以接受并可长期获益的框架。机构的设置可以使人类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因此有助于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⁴

非洲各国政府应该认识到,在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样享有“主权”的族群社区的利益被忽略了,这也放慢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这种认识可以促进政府体系和族群社区体系之间的积极平衡,以使新兴的“主权”推动建立大家均可以接受和尊重的机构。非洲人民很有必要寻求建立可以发展市场经济并发挥各自优势和能力的机构,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非洲的矿产财富,并为10亿人的非洲大市场提供产品。

1 P. J. Powelson, *Centuries of Economic Endeav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p. 114; 约翰·鲍尔逊(1920—2009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教授。——编者注

2 W. Kasper and M. Striet,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d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 99; 柯武刚是澳大利亚智库独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CIS)高级研究员、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SW)经济学教授。——编者注

3 P. M. Martin and P. O' Meara, *Africa*,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90.

4 W. Kasper and M. Striet,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 30.

五、讨论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 (Lord Frederick J.D. Lugard) 在《我们东非帝国的崛起》(1893年) 一书中敏锐地观察到, 在殖民主义浪潮初始, 非洲人极力摆脱奴隶主、阿拉伯人和“主导部落的不可忍受的专制统治”。¹ 120年前,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描述了一个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并只关注短期生存战略的大陆。非洲的这种情况使受利益驱动的西方得以用利他主义来掩盖其真正意图。21世纪的非洲依然在逃离“奴役性”扭曲的全球体系, 这种体系使得非洲很难将其自然资源财富转化为非洲人民的福祉。非洲大陆的政治版图依然遭受着“主导性氏族和部落的专制统治”的噩梦。

“全球丛林”和“非洲软件”

坦桑尼亚的姆威斯加·巴热古 (Mwesiga Baregu) 教授曾经指出, “乡村”和“丛林”两个形象对非洲的选择和行动战略具有决定性的启发意义。“双赢”的想法是基于“地球村”的观念, 即认为外部的兴趣可以推动非洲的积极变革。与典型的非洲传统乡村生活类似, 责任很容易转移到那些被认为有能力的他者身上。

为非洲带来“赢”并不是外来者的责任。几个世纪以来, 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着外部大国举着“双赢”的大旗进入到非洲大陆。非洲人需要学会如何在“全球丛林”中生存, 在这里所有的交往都是由激烈的利益竞争推动的。外部势力参与到非洲事务的最终目标就是满足它们短期和长期的商业和安全利益。

乡村是一个低风险的地方。乡村具有友善、内向性、受规则管理、共产主义、诚信以及其他的特征。丛林则是一个高风险的地方, 它是充满敌意的、残酷的、限制性的、竞争性的、物质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地方, 受权力而不是受规则的管理。为了生存, 并在全球丛林中找到自己的路, 非洲急需制定一个发展战略或者强大的哲学理念来利用好外部力量。

非洲应充分利用与其他文明进行交往的600多年的历史经验来形成非洲的战略博弈。这种博弈的目的是为非洲大陆创造一种强大的哲学理念和发展战略。这种哲学理念和战略将有助于增强非洲与世界各国进行多边交往的技能。要实施自己的战略, 非洲就要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发展规划和发展进程。因此, 培育一种“知道怎样做”和“知道为什么”的文化对非洲十分重要。如果非洲继续这样在全球丛林中前进, 却没有清晰的发展战略, 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¹ 弗雷德里克·卢加德 (1858—1945年) 也被称为弗雷德里克爵士, 中文名卢吉, 英国殖民主义者, 曾任第14任香港总督 (1907—1912年) 和英属尼日利亚总督 (1914—1919年)。——编者注

相冲突的“软件”带来的挑战

要在全球丛林中生存，非洲必须与西方想使非洲现代化的企图进行抗争。

要在全球丛林中生存，非洲必须与西方想使非洲现代化的企图进行抗争。西方化导致了非洲“软件”的腐化。非洲人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是西方“人为制造”出来的形象。非洲人对这个世界以及它怎样运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的视角。非洲本来就拥有可与西方的“软件”

相媲美的精神财富来引导自己国家的发展，而从西方学来的价值体系与非洲传统的价值体系经常是相冲突的。这两种价值体系往往是在实施民主进程和西方的司法体系问题上发生冲突。在民主进程中，个人选择由种族选择所替代，并且西方的司法体系否定非洲人的仲裁和谅解观。近年来，这种差别已经显现出来，在怎样审判和应由谁来审判犯有反人类罪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问题上，非盟和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截然不同。

西方媒体和非洲问题专家没有正确描述和解读非洲。一个有着丰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大陆被定性为贫穷、疾病、冲突和依赖援助的大陆，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正因为存在这种消极的叙述，非洲和外部的投资者都对在非洲进行投资失去了信心。外部国家和媒体对信息的垄断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非洲，有关什么是良政、公共政策以及非洲应该如何通过全球市场体系和安全架构与世界打交道等方面的决策制定都是由外部因素驱动的。

为什么非洲要“走出去”？

非洲的政治独立具有政策导向的特点，被“欢迎进入战略”所主导。从治理、军事、经济、宗教、学术到民间社会活动，人们的期待就是要由外部势力来改变非洲。对陷于族群和边界划分问题的民族来说，追求积极变革到头来会导致贫穷的恶果。

非洲的“欢迎进入战略”与选举政治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政治家千方百计想在他们四年或五年的任期内表现自己做的多么成功，而不能从长期上考虑外国的参与问题。建立在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生涯之上的短期发展议程给非洲的长期发展规划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已经有一些国家实施了“欢迎进入战略”，它们希望长期促进国内资金的积累、市场化改革并推动科技进步。通过与外国进行合作带来的发展势头有助于这些国家培育跨国企业与贸易。对发展的长期关注使这些非洲国家不仅仅为创造就业机会而追求外来直接投资。外来直接投资成为一种“唤醒”非洲现有潜力的催化剂，这样非洲国家可以获得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的必要经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并有意识地努力规划国内的发展，这是促进本国人民发展的关键和责任。

那些有着明确的国家利益，同时能够超越短期政党利益的国家制定了“走出去”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引下，产生了一些有着百年发展历史的成功企业。成功的跨国企业既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又有助于对外关系的发展。非洲国家可以实施“走出去”战略吗？一些自我驱动的创始公司表明非洲能够“走出去”，例如：津巴布韦的“伊科奈特”通讯公司（Econet）、赞比亚的“赞牛”食品公司（Zambeef）、肯尼亚的“纳库马特”零售公司（Nakumatt）、尼日利亚的“奥安多”石油能源公司（Oando）、肯尼亚的“萨法里”通讯公司（Safaricom）、肯尼亚的“公平”银行（Equity）、尼日利亚的丹格特集团、多哥的经济银行（Ecobank）和乌干达的马拉集团（Mara）等企业的多种经营活动都为非洲“走出去”提供了样板。这些自我利益推动的企业也说明非洲国家不一定需要等积累足够的资本之后才能“走出去”。渴求非洲市场的全球参与者也应该引导非洲国家选择“走出去”战略。

实施“走出去”战略对每一个非洲国家来说都会带来好处。这将增强非洲在与外国进行合作时的信心和经验，增加非洲市场的价值。为了更好地参与到全球事务中，非洲人一定要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运转的。通过参与、旅行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定居，人们会逐渐明白利他主义是利益竞争与分配的润滑剂。这也会让非洲人明白个人和国家是如何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的，从而改变那种一味责备别人在竞争中“耍手段”的心态。

明白世界是怎样运转之后，才会逐渐获得在全球丛林中的生存技能和博弈战略。非洲人对棋类游戏并不陌生。“石子游戏棋”可以追溯到阿拉伯人与非洲大陆交往的时代。历史经验表明，非洲可以通过参与棋类游戏发展出自己的技能和战略。阿拉伯人带着伊斯兰教和体现着如何吃棋、防卫和投入智慧的“石子游戏棋”访问了非洲东部海岸。欧洲人带着基督教、扑克牌和国际象棋来到了非洲。扑克牌的赢家由打牌者手中牌的级别、牌的组合以及到游戏最后阶段手里剩下什么牌来决定。国际象棋是一种需要整体上谋篇布局，通过“吃子”和“将死”而获胜的棋类游戏。在郑和下西洋的600多年后，中国人带着儒家学说和“围棋”再次来到了非洲。在全球领域“玩游戏”将增强非洲人的自信。

实施“走出去”战略也可以减少非洲政治体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了那种“轮到我们吃了”的心理。对短期的内部利益的过度关注使得非洲国家的公民和领导人无暇顾及那些正在进行的地缘政治活动。人们普遍认为，非洲民族国家是殖民统治者的人为造物，族群利益高于国家、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利益。关注全球事务，清楚全球事务如何影响非洲人的福祉，这可以改变族群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局面。在参与全球议程时，分裂的国家和地区削弱了非洲与他国进行协商谈判的能力。其结果便是达成并不合算的交易，个人快速获得回报而国家长期受损。关注全球事务会激发人们产生“吃”什么的需求，而不是为捐助国“扔”给非洲国家的那点东西而相互争斗。

前进之路：非洲一定要有非洲梦

非洲不可能拒绝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打交道，它需要一种参与战略。为了有效地处理与其他地区的关系，非洲人民必须创制出一种自身的发展模式，一种既学习西方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又结合本地传统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应该解决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比如生产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昂、市场准入条件差以及投资环境堪忧等。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和维护本国和全球利益，培育一种“知道怎么办”和“知道为什么”的文化是十分重要的。

非洲不能按照其 他的文明来实现自己 的梦想。

非洲不能按照其他的文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由于缺乏重力中心，即一整套非洲理念和价值观，非洲大陆在地缘政治利益之争中左右摇摆。在与各种各样的国际行为体进行互动，弄清楚什么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并见证了那些互动的结果之后，非洲有着独一无二的机会来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探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困境在于，在历史上的发展模式里，非洲并未像欧洲、印度、日本和中国那样，掌握将它们与其他的国际行为体的关系转变为维护非洲大陆核心利益的方法。非洲人的视野局限在应对日常挑战上，当与外部行为体接触时，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主要议题。为了从全球关系中获得非洲应得的利益，非洲一定要制定出能够清晰地表达其生存目的的战略或者提出令人振奋的哲学理念。

（许明杰 译；李安山 校）